

记忆中的年味儿

□ 付玉成

每天早出晚归,忘记了日子和季节,直到朋友们都买了机票准备回家过年,才意识到,在海外又过了三百多天。

已经记不清这是第多少个春节没有回家团聚了。说到团聚其实也只是看看房子家什,国内国外都是孤身一人,亲戚们因为疏于走动,联系已经不多,我们老家的习俗是大年三十与正月初一不能窜门,回家反而更加孤单,可以想象得到,在冰冷的南方冬天独处是一种什么感受!

自从离家北上,自己就没有正而八经的过过年,更不用说出国谋生的这近三十年。过年在国内是大事,海外只看重圣诞和元旦,只是几时的年味时刻萦绕在心头。

记得每年从腊八开始,就得张罗熬糖打豆腐,条件好的家庭要请裁缝到家里做几天新衣服,到了腊月廿四的小年之后,要送灶神上天,大张旗鼓的明火就不能再用了,很多腊货都做成了半成品,干鱼腊肉也都腌制好了,房子要进行大扫除,该贴报纸的地方要贴上,该清理的灰全要扫除,这段时间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要给自己故去的亲人扫墓送灯,让他们认识回家的路。一切准备妥当,只等大年三十到来,女主人从一大早就开始准备年夜饭,这是一个展示身手的绝好机会,也是全家一年到头最丰盛最正式的一顿餐食,年夜饭要好几个小时,到下午三四点才开席。年夜饭前要贴对联和窗花,洗澡换新衣新鞋,然后关上门放鞭炮,一家人热热闹闹地吃一顿团圆饭,谁家的鞭炮声先响,说明他们家的“年”

先到。年夜饭一般是十大碗,好过一些的人家有十二碗,除了鱼不能动筷子外,其它都可以吃,鱼是要留到下一年的,饭后一家人移步至火池旁过除夕,称守岁。

南方的农村很冷,春节期间农家都烧有一堆炭火,用树杆树枝及树苑那种既能生火又能持久的木柴来烧,炭火上吊着砂锅,卤的是香喷喷的牛肉、猪肉、肚子、猪肝、猪蹄还有莲藕、海带、鸡蛋等等可以作为冷盘的东西,大人们唠家常,谋来年,小孩子们则在炭火中烧糍粑,烧花生。过除夕是一家人最为温馨的一个晚上,快乐的是孩童,忙碌的是妇女,人人脸上洋溢着笑容,在物资不太丰富的年代,过年期间是不上集市采买的,如果某人大年三十还在准备年货,会被人戏称为:大年三十提篮上街,假忙!农村的年货,基本都是自给自足,荤菜早就准备好了,维持全家半个月左右的生活没有一点问题,蔬菜自家田园随时可以采摘补充,年要过到正月十五才算完,到时候吃汤圆,闹元宵送年,俗称“年小月半大”,场面宏大,是全镇一年中最热闹的集体活动。过年的半个月时间,大人们无非串门走亲戚,抹牌喝喜酒,小孩子则拜年攒压岁钱,从初三开始,经常会有有玩彩灯、舞龙的来门前挨家表演,所以家里必须备一些烟或毛角子小钱打发艺人。

我的家乡,大年三十是要守岁的,每间房通宵点灯,一家人围在火炉旁边,一直要守到次日天亮,半夜饿了可来点小酒夜宵,呆腻了就玩点长纸牌,总之是不能睡觉的。初一不能生火做饭,只能加热一

下头天剩下的,叫做有吃有剩,过年的头三天,垃圾不能外丢,而且整个正月是不能剪头发的,要聚财。老习惯中,大年初一只能在家给长辈拜年,初二开始出门走丈母娘或舅舅,初三以后就没有什么禁忌了,但不要忘记给家里故去的亲人上坟拜年,所以从初二三开始,村头村尾到处都是鞭炮声响及纸钱烧出的香味,随处可见走亲访友的俊男靓女。

早在生产大队的时候,我们实行的是计划经济,人们以出工计分的方式来领取报酬。过年前,队里要核算当年集体的收益,然后抽一个半天时间折成现金发给村民,家庭劳动人口多的,会有几十上百甚至几百元的分红,劳动力少的可能要欠生产队一些债,但是集体养的鱼和猪,是按人头分的,藕塘则是一家一块自己挖。那个时候,家庭的全部现金收入就是分红,全村都差不多,贫富在半年八两之间,也互不嫌弃,直到后来联产承包责任制,各家各户就八仙过海了。虽然同村人差别不大,但邻村之间还是有所比较,当时我们村就特别羡慕隔壁的魏杨村,他们摊上了个好队长,集体收入高,一个工能够合一块来钱,而我们却只有两个角左右,虽然当时自己年纪很小,但还是记得那个长了一副脏乱邋埒相,和我有点亲戚关系且能耐很大的张姓队长,按他自己的话说:“脏不脏一块三,垮不垮合块把。”说的就是工分的价值,郭段与魏杨两村相邻,同作同息,可差别较大,他们村连光棍都比我们少,

当时也没有人去研究个中的原因。再到后来,张队长的儿子早我一年上了大学,天各一方,来往也就少了。

小孩盼过年,大人盼种田。记忆中的年还真有点意思,每一年从除夕守岁开始,就盼望着初二的到来,走亲戚是件令人向往的事情,尤其是我外婆家,吃顿饭比现在的大酒店还丰盛,先是米酒鸡蛋,12个小碟的冷拼,切得比纸还薄,摆放在碟中像艺术品一样,大人们还喝点早酒,花生瓜子香喷喷的随便吃,到午餐,那是杠杠的十二大碗鸡肉内全席,吃得嘴上冒油,傍晚回去,再收个十元钱的红包,挺着大肚皮,迈着八字步,心满意足。走完舅舅再走姑姑,有时也走走姨妈,一个节下来,能收入几十块,只可惜那个时候的钱只是在手中过了一下,很快就被大人收走了,说是还礼去的,直到上了大学,我单独走亲戚,压岁钱才成为私房钱,我也就是靠这点收入熬过了大学四年。

久违了的年,它承载着我近五十年的回忆,有时候梦中想到,嘴角还在吮吸着童年的美味,那是一种鱼有鱼香、肉有肉味的体验,还有那纯洁得不含任何杂质的亲戚关系,和睦相处的邻里友谊,让我们在那个物质贫乏的年代依然收获着不朽的精神。不知我隔壁的玩伴是否也和我一样时刻怀念着昔日的年节?不知村前那口水塘是否还生产着同样的莲藕和鱼虾?不知十二大碗的年夜饭习俗是否还在延续?不知道在丰衣足食的今天,人们是否还喜欢传统的年味儿!

咱中国的饮食文化,绚烂多彩,就像一幅好看的长画卷似的,把各地的风土人情、历史底蕴,展现得明明白白。这长画卷里,早晨的饮食习俗十分吸引人。

在南粤广州,有精致的早茶文化,一壶热气腾腾的好茶,再配上几碟精巧的点心,岭南人就这么舒舒服服、闲闲悠悠地开启了崭新一天。到了江南扬州,那是“皮包水”的早茶文化,淮扬早茶一端上桌,热气直冒,让人一大早就体会到生活的精致。可在湖北监利,早酒文化可是独一份儿,独具特色。

我们都知道,中国人喝酒的历史,就像长江水,源远流长,酒文化也是五花八门、丰富多彩。不过一般人喝酒,大多都集中在中午和晚上,早晨起来就喝酒的,可不多见。好多人都寻思,大清早喝酒,那不得伤身体?但监利人可不一样,他们就喜欢在清晨那阵儿,大伙围坐一块儿,美滋滋地喝上一杯温热的早酒。这对他们来说,既是迎接新一天的招儿,也是驱散晨间那股子凉意、提提神的老法子。

早酒香浓,监利的清晨之约

□ 李清

监利早酒习俗怎么来的呢?这和当地的地理、发展息息相关。监利,是长江、汉水孕育出来的,自古云梦泽时就有了根基。它南边枕着长江,北边靠着东荆河,西边带着白鹤湖,东边还接着洪湖,这里土地肥沃,养出了监利人勤劳、坚韧的性子,顺着,也孕育出了这独特的早酒文化。

监利早酒的根儿,能追溯到清朝。当时,监利可是长江边上一个忙得脚不沾地的码头,思念双亲的一份慰藉。冷冷雨寒之夜,人影独坐,忆念亲恩,欲下笔千言,却感慨无语……料峭透窗的雨夜,朦胧而美好。日间的喧嚣与嘈杂,仿佛沉寂了一般,户外的一切皆掌控在浪漫且洁净的世界里。此种状态,便是最好的心情。

用最好的心情,忆念亲恩,乃平生幸事也。

想当年,监利作为长江边的重要码头,商贸云集,船舶穿梭不停,热闹得就跟过年似的。江水悠悠地流着,见证了监利的繁荣昌盛,也看着它一路变迁。虽说如今码头的喧嚣没有了,但那独特的韵味、难忘的记忆,就像拿刻刀刻在石头上似的,深深留在每一个监利人的心里。这喝早酒的习惯,也就慢慢传开了,形成了现在独具特色的早酒文化。在监利,早酒可不单是一种饮食习惯,那是一种生活方式的体现,融进骨子里了。

在川渝地区有些地方,因为气候湿冷,工人们也习惯大清早喝杯热酒,暖暖和身子,解解乏。上海呢,过去码头多,工人们劳累一整晚后,也会喝点早酒放松放松。不过这些地方的早酒文化,跟监利的比起来,各有各的特点,各有各的不一样。监利的早酒文化,已经与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死死焊在一起了。在这儿,早酒就是个深入骨髓的文化符号,你走在街头巷尾,那酒香和食物的香气搅和在一块儿,飘得哪儿都是,这种独特的生活气息扑面而来,让人感觉时间都变慢了,日子过得舒坦。

监利人喝早酒可有分寸,不贪杯,不喝“大酒”,酒不过量、时不至午,这是老规矩。这种饮酒习惯,就把监利人对生活的热爱、享受,展现得淋漓尽致,也看得出他们悠然自得的生活态度。他们可不是为了喝酒而喝酒,而是把喝酒当成生活的一种调剂、一种享受。在监利,喝早酒就是放松身心、好办法,也是大伙联络感情、唠唠家常的好由头。

监利早酒的下酒菜,可多了,口味也是五花八门,十分丰富。其中,土火锅、牛肉、卤鸭、鳊鱼,是四大特色。就说土火锅吧,用个浅浅的土瓷碟子,倒上酒精,上面再摆个瓷碗,碗里装上红烧或者卤制的各种食材,一点酒精,“呼”地一下,火苗蹿起来,大伙边吃、边喝、边闲聊,这吃法太独特了,吃着美食,感受着早酒文化的魅力,得劲!在监利,喝早酒可不是为了填饱肚子,更是一种情感交流、社交互动。大伙聚在一块儿,品着美食、唠着家常,享受那悠闲的时光,多美好啊。

在监利,早酒时吃炖鳊鱼,可是一种独特的享受,烹饪方式、食用习惯,都充满了地方特色。一般来说,鳊鱼得精心处理,内脏去掉,切段或者切丝,再根据不同的烹饪方法,加上各种各样的调料和配菜,就为了突出那鲜美的口感、嫩滑的质地。爆炒鳊丝就是监利早酒时的一道经典菜肴,新鲜的鳊丝和青辣椒、大蒜一起爆炒,香气“嗖”地一下就蹿出来了,味道鲜美极了,当之无愧,那是绝配。

现如今,时代变了,年轻人工作作息不一样,监利早酒这老传统习俗,慢慢变成大多是老人们在享受了。不过岁月再流转,也没削减监利人对这特色文化的热爱与坚守。他们守着早酒的传统,传承、发扬着这份独特的早酒文化,让人佩服。

在我看来,监利的早酒文化,是对劳动者辛勤工作的一种尊重、一种鼓励。它承载着监利人的记忆、情感,是当地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。这种文化,不光体现了监利人的勤劳、坚韧,还展现了他们对生活的热爱、珍惜。

时代变迁,监利早酒文化也在不断创新、发展。有些创业者把传统早酒和现代元素结合起来,推出了许多新颖、独特的菜品和饮品,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。这种创新,让监利早酒文化更加丰富多彩,在新的时代背景下,焕发出新的活力。

腊货飘香年味来,常差少小两馋腮。

试问啖者朵颐否?嚼咽口舌再委乖。

我家的腊货,是由勤劳可亲的父母与家人共同“密谋”并酿制的传统美食。通常在每年冬至之日开始,将新鲜的鸡鸭鱼肉,用食盐腌制,晾晒、烟熏,然后到了腊八节前后便开始蒸熟试吃。当肉质红亮、烟熏咸香且泛着油光的各种腊味成为“盘中餐”时,往往令食者垂涎三尺,不忍释筷。

这个习俗,由来已久。以前,尚未外出务工的我,每年只要到了腊八节前几日,看到家里阳台的竹竿上,高高挂起的那一排排腊肉、腊鱼、腊香肠、腊鸡、腊鸭的时候,我们姐妹仨,便会在油香绕屋的

美味遐思中,一边咽着口水、一边快乐回想并诉说着:因传统美味,所囊括的“人情味”倍浓、亲情感十足的惬意时光。

我的老家在湖北监利。凡遇腊八节这天,只要人在家乡,便会与家人一起吃腊货拼盘、喝腊八粥、赏梅、围炉烤糍粑,等等,此乃常见乐事。只是,少小便离家求学求职的我,很少有机会与家人们在腊八节团聚。因此,遇此节日,思乡情浓之下,感触亦深。自19岁至42岁,每年腊八节这天,在外地求学或工作的我,一定会收到来自父母从老家寄来的腊肉、腊鱼、腊香肠之类的年货。

伴随着腊货递寄23年,外地的同学同事、朋友闺蜜们每每大快朵颐后,都会

心满意足地点赞。这种一如既往的亲情、幸福与宠爱,令我有着被人羡慕十足的“面子”。

2018年开始,工作地一直邻近荆州。因此,近年来的年货腊味便无需递寄。而是由父母亲自置办妥当后,直接配送并贮存于儿女们家中的冰柜里,方便儿女们归家时烹制自取。

如今,父母大人均年事已高,身体健康状况大不如前。特别心疼老人家操劳,这几年的腊货制备,便直接在外面的菜市场加工了。每每和父母小聚时,便抢着多做些刷碗拖地、拎重跑腿的活儿。再者,就是轻言细语地与父母唠家常,或陪着父母到户外散步、上馆子吃小吃、为父

儿时的春节

□ 余祖发

年光如箭去,年华催人奋。一年一度的春节又将来临。不知不觉,已经过了几十个春节了。春节年年有,味道却不同。回想起来,还是儿时的春节最有趣。

小时候,天气似乎比现在要冷些。三九时节,大雪纷飞,树上屋檐下都结有冰凌(凌勾子),有的几寸,有的尺把,晶莹剔透,忍不住摘下来吮几口。我们的小镇上,屋后有一条小河,到了寒冷的冬天就结冰了。小孩们就在上面玩耍,溜

冰掷石子,当时也没觉得有什么危险。最高兴的事,还是过年时,不管家庭因困难,总有鱼肉美食。民间的娱乐活动丰富多彩,舞龙灯、划彩船、踩高跷,其乐融融。你看那长长的彩龙,滚动眼睛,吞吐舌根,活灵活现。彩龙船里的姑娘年轻漂亮,最搞笑还是船后舞扇子的婆娘,涂脂抹粉,脸上还点有两颗黑痣,幽默可亲。踩高跷的人变成了巨人,长袖舞动翩翩欲仙。那时的春节,年味很浓。那时过年,

不放鞭炮不叫过年。放鞭炮注意安全是应该的,每年放鞭炮,我父亲是用一个铁桶子(过去叫洋箱)装着,很安全,只是噼里啪啦的声音有些沉闷。

我们家兄弟姐妹六人,小时候过年还是比较热闹的。我从小就独在祖父家里生活,但每年除夕吃团年饭时,我和祖父祖母就一同到父亲家里过年。一围桌十几人,非常兴奋,这种热闹场景仍记忆犹新。

过去还有一个习俗,就是在春节期间,

喜庆吉祥舞龙灯

□ 陈振林

江汉平原的春节,屋檐下,树枝尖,是会挂着冰凌的。人们缩着脖颈,嘴里哈出一阵阵白气。天儿,冷啊。

但也只是一条龙灯,人们就撒开了手脚,让整个村子沸腾了起来。

一个村子一条龙灯,一条龙灯佑护着一个村子。丰收,吉祥,安康。

刚进入腊月,富伯就开始张罗龙灯的事。龙灯的骨架是上一年留存下来的,包括龙头和龙尾一共十五个,富伯一个一个地查看是不是完好。骨架要牢实,但又不能用钢铁材料,那样太重,不能自由舞动。骨架,只能选择用竹篾加上木架制作。木架是一竖两横的“干”字型,将烘烤弯曲的竹篾片穿过“干”字型木架上的“两横”,环绕三道,形成一个整体。十五个龙灯骨架依次摆开,每个间隔大约一米,然后将龙灯身躯——一条长长的蟒纹布匹系在每个骨架上。那一条蟒纹布匹,每都是安婶在腊月的阳光下洗晒,我曾好多次看到那晾晒在篱笆上的蟒纹布匹,像极了一条真正的龙。

剩下更关键的事,就是每年得有崭新的龙头和龙尾。不像端午节龙舟,龙头和龙尾是雕刻而成的。春节龙灯的龙头和龙尾,是用竹篾片扎成的骨架,然后在骨架上粘贴彩纸,画成的龙头和龙尾。会画花鸟虫鱼的祥伯开心地接过去任务。龙尾的外形,像大鱼的尾巴,三龙两画就完成了。画龙头就不简单了,画龙点睛,得画出龙的神情哩。那龙头骨架上用篾片做成的两只眼,是会活动

的,待粘上五光十色的纸片,就像正在眨眼。那龙舌,是红色的硬纸壳做成的,能够上下左右摆动。龙的胡须,是染成了红色的一大捆麻绳线。

有了龙灯,还得有龙珠。龙珠,是一个拳头大小的红色布球,绑在一根木棍上,木棍的头端有小铁棒,小铁棒上穿了几枚空心的铁片。抖动木棍,自然发出了铁片清脆的撞击声,这龙珠就“引诱”着龙灯在村子里游动起来。

除夕夜,一村人的目光就随着这游走的龙灯而动。听到村头锣鼓响起,大家知道舞龙灯就要开始了。急忙换上新年的新衣服,一家人,抱着小孩,扶着老人,看龙灯从村头第一家开始游走。

舞龙灯,自然是有讲究的。龙灯进到村子,得从村头到村尾的顺序玩耍,这叫顺风顺水。曾有外村的龙灯来我们村子,算是给村人拜年,也向每家每户讨点打发赚点外快,但这外村人的龙灯从村尾开始舞动,当时就让富伯儿人给叫停了,呵斥着他们“划倒水”,不懂规矩。我们村子的龙灯是“家养”的,为自家村人祈福吉祥,是不外出“商演”的。龙灯进到人家,一定得龙头先进入堂屋,而龙尾停在屋门口拦着(称作“拦尾”)。待龙头在堂屋里拜过神位之后,全部龙身从高昂的龙尾下走出门来,最后龙尾随着龙身顺势旋转一周,这样整条龙灯就是全身而出。

在堂屋里有个有趣的讲究,屋内桌上如果放了物品,不管是钱币或是水果、香烟,都会被视作为主人家送给舞龙人的礼物。舞龙头的人会用龙头夹了钱物交给收件的人。

收件的人,大多有两

个,他们提了大大的蛇皮袋子,站在外边,等着收下一家又一家的打发钱物哩。正是春节,为着闹点气氛,有点脸面的人家,如果拿出了一条烟,或是现金,就会用红色的布巾系了,挂在高高的屋梁上。舞龙灯的人,进屋时会先看看刚刚吃过团年饭的桌子上有无钱物,这是可以轻取的,再看高高的屋梁,是不是有红色的布巾。要是有,屋外的人们就会挤进来围观,看那条龙,一层层地叠起,像人墙式地上升,将那挂在屋梁上的钱物取下。这个喜庆的事儿,叫做“取红”。“红”是大大大利;取钱物的主人开开心心,舞龙的大家伙儿也开心。

舞龙灯的人,都是村子里的人,愿意参加的都可以加入。我出外读书两年,春节时回家,每年都会参与,依自己的体力随时加入,随时撤退。但我只能在龙灯的身体中段,中段是没有多大技巧的,随着前边的伙伴舞动,花不了多少力气,只要摆式一气呵成就行。舞龙尾的人,跟着龙的身体左右不停地摆动,消耗的身体力算是最多的。而最累最有技巧的,就是舞龙头的人。村子里的光爷爷、华爷爷,还有我的父亲,这三个人是舞龙头最优秀的。人。

正常的舞龙,从主人家里穿门出来之后,就在门前的禾场开始舞动。那玩转龙珠的人在前头引导,舞龙头的人紧跟其后。龙珠只是个象征,真正发挥作用的还是舞动龙头的人。他站立在哪儿,就从哪儿开始舞动。这让当年正读中学的我,最早知道了“龙头”一词的真正意义。锣鼓声响起,节奏由慢到急,舞龙的人们就由慢到急。紧锣密鼓之时,龙灯就成了条真龙,在空中飞舞。主人忙不迭地点燃了手中的鞭炮,应和着锣鼓声,舞龙的人就加

大了一手中的力度,加快了舞动的频率。一旁的人们,大人小孩拍着手,喝彩声此起彼伏。天色已暗,就有举着火把的,口中含着一口柴油,对着火把“噗”地喷火。火焰腾起,升到半空,点燃了全村人的快乐。

真正精彩的舞龙灯不是在禾场里。如果主人家的鞭炮放了一次又一次,那舞龙灯的人激情就来了。仍然是舞动龙头的人,他先躺睡在地上,后边跟着的人一个又一个地躺睡在地上。他们手中舞龙的动作当然不能停下,那龙灯,就成了一条地上快速游走的龙。也有好事的主人家,在门前提前摆好了几张八仙桌,龙灯来时,舞龙人自然地跳上了桌子,他们得站在桌子上舞动龙灯。那龙灯,就像一条飞龙。

就这样,一家挨着一家,那条自由游动的龙,从村头游到村尾。除夕夜里舞龙灯是开场,接下的日子大家忙着走亲访友,等到再次舞动龙灯时已是收场,正值正月十五之夜。春节龙灯,一迎一送,每年只舞动这两次。正月十五,村子最后一家舞龙灯结束时,富伯、华伯等人,就会将龙灯拆卸,蟒纹布匹慢慢叠好,十五个龙身骨架收进屋子。那龙头和龙尾五彩斑斓的装饰纸片,就会被大伙轻轻撕下,拢在一起,火把一点,烧个干净。大伙说:明年春节到来时,我们再一次开始……

也就是这一两年两次的舞龙灯,承载着村人们最朴实的快乐和最美好的愿望。他们盼望着又一年的稻谷和棉花的丰收,祝福着家中孩子学习进步、龙腾九天,祈祷着全村人健康平安。也就在那一年又一年的龙灯舞动里,我,和像我一样的更多的少年,从村子里走了出来,走进未来的美好生活。